

## □ 师友情

们一起，为重建这座经典建筑而付出的辛勤努力。

又如，由老承具体承办，1991年11月，清华校友总会、清华校友基金会（现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经国家民政部核准，民政部长崔乃夫签署，进行了社会团体登记，成为联络清华校友的全国性合法团体。1995年1月，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清华校友通讯》成为正式期刊，并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核准登记，颁发了国际、国内发行刊号。所有这些，在清华

校友会（同学会）成立至今近百年的历史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全国高校校友会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为清华校友联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清华的校友会恢复活动，30年来，已经从一个可有可无的社团单位发展成为一支生机勃勃、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承宪康在清华校友总会的历史上，写下了多彩的一页，他将永远活在校友们的中心中。

2012年2月20日

# 我所认识的承宪康老师

○黄文辉（教）

承宪康老师是我到清华校友会工作时的第一位领导，也是我在清华的第一位老师，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引导下，我从1994年3月开始在清华校友工作岗位一直工作到现在，至今已经18年了。

18年间，不论是作为领导，还是一个退了休的老校友工作者，承老师通过他的言传和身教，教给了我很多很多，使我受益至今。

我认识的承老师是一个能将校友服务工作做到极致的人。他和校友们的联系以及建立的感情和彼此的信任，是通过具体的一件一件小事长年积



2010年12月9日，承宪康老师等看望陆瑾学长。左起：陆兰沁、承宪康、陆瑾、孙哲、黄文辉

累建立起来的。在我的记忆中，承老师联系的代表性的校友有，蒋南翔校长的同乡好友、“一二·九”奖学金捐赠人、旅日

校友张宗植学长，清华电机系的老前辈、文理兼通的大师顾毓琇学长，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学长，“一二·九”老战士陆瑾学长，旅居美国的国际著名化学家马祖圣学长，体育界老前辈荣高棠学长，美国纽约校友会黄中孚、孙增爵老学长，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训导长洪同学长，台湾西南联大校友会姚秀彦学长，等等。

在八九十年代，和校友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书信来往。承老师平时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给校友们写信、寄贺年卡，在信中，他会将学校发展取得的新进展、新面貌介绍给校友，他也会将他们熟悉的老师、同学的消息恰如其分地转告给校友们，同时表达对那些师长们的问候和关切，感情之真挚、遣词造句之用心常常让我们折服。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超常，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放弃勤奋努力。他为了和校友有好的沟通和交流，业余时间会阅读大量的资料，记录大量的工作笔记。他

了解这些校友每个人的历史背景，他们的社会影响、学术价值和地位，以及这些校友个人的社会关系、性格特点、喜好。他做事情非常注重实质，从校友角度考虑得多，不喜欢做一些表面文章。他做的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始有终，善始善终，所以他深得老校友们的信任。虽然他和这些老学长的年龄相差一代人，但校友们都把他当成亲密无间的朋友，与他的这种友谊保持了终生。

在工作之余，承老师常常会给我们讲一些校友的故事，也会经常将校友们的来信以及他写给校友的信让我们看，通过这些，我们知道了清华很多的重要人物、历史文化、传统，感受到清华校友对母校的感情，清华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的强大凝聚力。也正是通过这些，我们逐渐认识了清华，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对清华的热爱。



2003年11月2日，清华校友总会五届二次理事会举行，承老师陪同几位理事参观校园。右起：承宪康、方惠坚、徐锡安、李蒙、张福森

承老师为校友服务细致周到、不遗余力。我记得承老师曾经为了一位香港老校友向我打听在城里哪个商店可以买到绢花，这位老太太非常喜欢北京的绢花，过年了，她想要买一些，请承老师帮忙。顾毓琇先生要在国内出版诗集，承老师为他约了清华大学出版社，并亲自找社领导协商聘请段传极老师做责任编辑，段老师清华毕业，在出版社工作多年，在诗词等古典文学方面有较深的功底，责任心很强。张

## □ 师友情

宗植学长在清华出版《比邻天涯》、《海天一色》两本文集，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承老师张罗的，承老师请张孝文校长为文集写序，他还亲自带领我们将出版的文集打包，然后分头寄送到国内各大图书馆。在办公室里我不只一次见过他约张宗植先生的孙女张晴谈话，关心她在清华的学习与生活。

清华作为名校，校友遍布海内外，每年都有校庆，每年都有不同时期各类校友返校。对一些重点的、代表性的校友接待，承老师总是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做最周到细致的安排。他会亲自陪同他们参观校园新貌，介绍学校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带着校友参观他们当年住过的宿舍，在当年曾经吃过饭的食堂用餐，帮他们约见这些校友们的老师、好友、同窗叙旧。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却往往是回到母校的校友们最需要的，耗费了承老师很多精力和时间。

承老师自己这样做，也安排一些类似的事情让我们做。我1994年刚到校友会工作的某一天，清华校友会理事会在工字厅开会，会议结束后，天色较晚，86岁的赵访熊先生和94岁的施嘉炆先生住校内，承老师让我陪同赵访熊先生回西南区的公寓，派另一位同志送施嘉炆先生回胜因院37号。1994年的3月，学校邀请在京参加两会的校友返校座谈，他派我随车去香山饭店接送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张先生曾经是西北大学的校长，我毕业证上就是他的签章。那年来参会的还有设计大师张锦秋学长。张岂之先生退休后来清华人文学院做双聘教授，张锦秋学长获得了2010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是清

华女杰的代表。正是在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点点滴滴之中，作为一个新加入到校友工作领域的人，我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承老师身上有着清华人谦虚、严谨的作风。在担任校友会总干事期间，他还兼任《清华校友通讯》主编，虽然他负责校友会的全面工作，非常忙碌，但通讯的一些重要内容都是他亲自组稿和把关，对每期的重要稿件他都仔细修改，对其中的一些史实花费不少时间查阅资料、反复校对，减少错误的发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承老师的多方努力下，通讯得到了国家的正式刊号。编辑部老编辑周家恂老师说，《清华校友通讯》就是在承老师任上走上正轨的。在我后来从事《通讯》编辑工作时，他常常给我一些具体指导和鼓励，告诉我这一期哪些内容不错，哪些文章有问题。说到问题时，他会解释说，这不怪你们，你们年轻，不了解这些事情。有一段时期，在钱锡康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大量的年轻校友，写了大批校友人物专访，承老师看到后很高兴。记得2005年11月出版的通讯52期中，刊登了我写的三篇人物专访，访问对象分别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华（1980级自动化，他现在是在院长了），东方红四号总设计师周志成（1987硕力学），32岁的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网通奥运通讯部总体规划与项目部经理张旭（1991级汽车）。承老师看到这三篇专访后对我说：“52期上这三篇文章不错。”他还常常告诫我说，编通讯最重要的是“严谨”。我们编辑的每一期通讯他都会拿一些放在家里，方便随时送给见到的校友。每期通讯他都会仔

细地从头看到尾，然后将其中的错误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交给我们，有时还亲自到办公室给我们讲一遍理由。为此，我们常常会对他开玩笑说：“承老师您是我们的活字典。”

承老师退休后，时间相对宽松了，他就对自己过去和校友联系的一些书信和照片做了整理，重要的归了档案馆。为了对他经手的重要历史事件有个系统和准确的记录，也同时表达他对这些先辈们的怀念和崇仰，他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刊登在《清华校友通讯》上，代表性的有：

《一代宗师清华心——缅怀顾毓琇学长》（2002年10月，46期），《心系祖国，情怀清华——痛悼张宗植学长》（2005年4月，51期），《一生清华情——追忆洪同师》（2007年4月，55期），《自强不息 嘉惠后学——悼念国际著名化学家马祖圣学长》（2007年11月，56期），《怀念姚秀彦学长》（2010年11月，62期），《仁者寿——恭祝杨绛师期颐嵩寿》（2011年4月写，6月刊登在《文汇报》上，2011年11月刊登在通讯64辑）。

他的文章立意高远，情节生动，史料准确，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校友们爱国爱校情怀的无限崇敬。即使这样，他每次总是很谦虚地将写好的稿子送给当年在工字厅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几位老同志提意见。他在给编辑部发来电子版或者打电话时，总不忘说让我提提意见，看有什么不妥，这每每让我汗颜。他就是这样一丝不苟的、谦虚的、追求完美的人。

在承老师生病最后的两年里，虽然疾病折磨着他，但他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令人敬

佩。我们经常想为他做点什么，他总是客气地谢绝。我个人也曾给他送过鲜花和营养品，他告诉我他将这些东西送给了更需要的同志。我曾经分别和郭櫟、钱锡康、孙哲老师到他家中探望过，也去送过机关党委、校友会了承老师的慰问金和慰问品。每当这个时候，承老师总会交代我们一些事，告诉我们最近和校友们交往的情况。每当说到这些的时候，承老师的表情会从病痛状态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以前的承老师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不只一次对我们说，以后这些事情就靠你们了，我知道这些话的分量，这是他对我们的期盼。但是，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又如何能代替他呢？

在他生病期间，他不忘联系多年的老学长，并忍受病痛和他们做一一的告别。百年校庆前，白永毅老师想安排校电视台对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校友做采访，请他们对母校百年校庆讲几句话，对在校学生提几点希望。白老师让我帮着约三位老学长，一位是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一位是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专家金怡濂院士，第三位是“一二·九”老战士陆瑾学长。前两个人我都顺利约定了，还有陆瑾学长我没有联系过。我便询问承老师，没想到承老师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看陆瑾学长，后来我明白了，他这是要和老朋友做最后的告别。就在2010年“一二·九”纪念日那天，承老师、孙哲老师、电视台的张帆同志和我一起拜访了陆瑾学长。陆瑾学长当时已是96岁高龄，脑子有时清楚有时糊涂，我们的采访主要是通过她女儿陆兰沁对她一遍又一遍的引



## □ 师友情

导下完成的。承老师在那里也帮着我们一起导演，并向陆瑾学长送上2009年看望她时的留影，耐心地将照片内容讲给陆瑾学长听，和陆瑾学长一起翻阅百年校庆特制的“人文日新”挂历中的每一幅校景图片。由于年事已高，陆瑾学长其实已经想不起来承宪康的名字了，但令人惊奇的是，在我们准备告辞离开时，陆瑾学长突然握住承老师的手大声地说：“承——宪康！”承老师开心地笑了。那一霎那，我感受到“承宪康”三个字在一位96岁老人

心中的分量。

在承老师去世后的日子里，尤其是他的追思会之后，我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使得他多少年始终如一地、自觉自愿地、不求名利地为学校做着贡献。答案只有一个，是他对清华的热爱，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高尚情操在支撑着他。承老师是一个时代清华人的典型代表，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 回忆龙冠海伯伯

○仲维畅

在我认识的家父清华师长、同窗中不乏中外名流，龙冠海伯伯也许鲜为人知，



1939年，龙冠海先生在四川省峨边县龙池

但我却首选他来纪念清华百年校庆。这是因为：第一，他是家父最亲密的同学（清华学校、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第二，他是我幼儿时期最好的大朋友；第三，我婴儿时期的照片全都由他拍摄；第四，1949年春他南下穗、港后即杳无音讯；第五，他未婚，估计没有后人为他树碑立传；第六，他本人就是海峡两岸学术、文化渊源的最佳明证。

家父仲崇信，192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插班生，据查龙伯伯也是1923年入清华学习，他们是1929年最后一届旧制毕业，赴美留学。他们又同入斯坦福大学，因环境和健康原因家父转入南加州大学，龙伯伯仍留原校与雷洁琼等同学，以后龙伯伯也转到了南加州大学。1931年家父得学士学位后，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学。1935年，龙伯伯和家父都获得了博士学位。龙